

芬兰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的多维构成、价值取向与启示*

时 晨

摘 要 芬兰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由图书馆资助制度、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和资料采购补助制度构成,贯穿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传播全流程,既促进创作者的独立多元创造活动,又注重公众对多样文化与信息的平等获取。本文结合芬兰的文化政策与社会变迁历程,全面分析其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的多维构成,并剖析该体系所具有的价值取向,包括“变”与“不变”的结合、平等与差异化的平衡、守正与创新的统一等,以期为我国公共图书馆更好地服务于文化艺术振兴提供启示。参考文献 28。

关键词 芬兰 公共图书馆 文化艺术 补助体系

Multidimensional Composition, Value Orient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Finland's Public Library Subsidy System

Shi Chen

Abstract: Finland's public library subsidy system consists of library funding system, public lending rights compensation system, and materials acquisition subsidy system, which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and artistic products, ensur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independent creative activities of creators and equal access to diverse cultures and information for the publi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composition of Finland's public library subsidy system in the light of its cultural policies and social changes, and analyze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system, including the combination of "change" and "constancy", the balance of equality and differentiation, the unity of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 etc.,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inspiration for China's public libraries to better serve the revitalization of culture and art. 28 refs.

Keywords: Finland; Public Library; Culture and Arts; Subsidy System

19世纪60年代,芬兰向北欧模式福利国家转型,当时的文化艺术振兴政策重组特别委员会将文化艺术称为“对国家存续不可或缺,需要法律保障与政府扶持的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1],对文化艺术发展高度重视。政府作为文化艺术振兴的最大推动者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应为文化艺术机构和创作者提供补助金及其他资助。为此,芬兰教育文化部下属的艺术振兴中心(Arts Promotion Centre Finland)代表政府制定资助政策,并负责分配资助金和指定专门机构为文艺创作者和相关机构提供补贴,其中就包括围绕公共图书馆的系列补助政策,在该政策下

仅2022年度就发放补助360万欧元^[2]。芬兰《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公共图书馆运营的组织、监督与评估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3],因此公共图书馆运营经费来自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但艺术振兴中心仍提供专门补助,原因在于“支持全体国民的独立创造活动”和“为全体国民平等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都是芬兰文化政策的目的,前者侧重“文化生产”,后者侧重“文化获取”,共同导向“保护与发展芬兰文化”的终极目标^[4]。在这一语境下,公共图书馆作为保护芬兰文化、推行文化政策的重要公共文化机构,既承担着保障公众平等获取文化的职能,也成为连接

* 本文系安徽省文化和旅游科研项目“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WL2023YB05)研究成果之一。

“文化生产”与“文化获取”的桥梁。创作者的创造活动经加工生产进入文化市场,图书馆采购后向公众提供借阅,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创造保证了公共图书馆提供文化服务功能的实现,图书馆的定期采购又保障了多样化文化创造性活动的持续进行。正是基于这一“桥梁”理念,艺术振兴中心“跨界”补助,建构出芬兰独特的“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

芬兰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的构筑与其向福利国家转型同步,是包含多元对象、复合层次的制度集合体。该体系由图书馆资助制度、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和资料采购补助制度组成,覆盖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全流程。国内现有的芬兰公共图书馆研究不算丰富,且多为概述式介绍,另有部分个案研究探讨公共图书馆的空间建设策略,如通过分析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的空间再造来呈现新时代图书馆的开放、包容与共享特质^[5];还有个别以“公共借阅权制度”为研究对象,从引入过程、具体内容等方面介绍芬兰公共借阅权制度的历史与现状^[6],或以芬兰等国家为例分析公共借阅权的立法安排^[7],而从公共图书馆促进文艺振兴视角出发的研究较为少见。本文将结合芬兰的文化政策与社会变迁历程,全面解读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的多维组成,挖掘该体系的价值取向,以期为我国公共图书馆更好地服务于文化艺术振兴提供启示。

1 芬兰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概况

截至2022年初,芬兰有中心图书馆280个,分馆437个,移动图书车138台,其他可借阅图书馆文献资料的服务点311处;图书总藏量为3200余万册,人均藏书量5.83册;年度总流通人次约5200万,书刊文献外借量约8600万册次,人均文献外借量超过13册^[8]。芬兰早已实现公共图书馆网络的全面覆盖,交通不便的村落也有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由各地公共预算拨款运营,因地区财政状况有差别,中央政府会下发补助金以保证各地图书馆服务水平相当。曾任芬兰教育文化部副

部长的利奈(Markku Linna)表示,对图书馆的重视是芬兰教育水平位居国际前列的重要原因^[9]。

在芬兰,公共图书馆是最普及的体现开放、平等理念的公共文化机构,也是保障创作自由与信息获取的教育机构,因此被视为振兴文化艺术的重要据点。自1960年代以来,芬兰艺术振兴中心先后出台了图书馆资助制度、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和资料采购补助制度,形成了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图书馆资助制度以全国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采购经费总额为基准,按比例向创作者提供资助;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依据文献资料在公共图书馆的借阅次数向创作者支付补偿金;资料采购补助制度向出版机构和公共图书馆提供补贴,既能促进小众题材书刊的出版发行,也有助于图书馆实现馆藏多样化。图书馆资助制度与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都以创作者为资助对象,但两者的产生背景、具体对象都不相同。首先,从产生背景上看,图书馆资助制度诞生于1960年代,其时芬兰政府将文化艺术等创造性活动成果视为促进社会与经济国家资源,因此政府需保障创造性活动主体的经济权益。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的引入则有更多外因影响,该制度产生于1990年代,其时欧盟将公共借阅权制度规定为加盟条件之一,芬兰为加入欧盟而修订法律,继而形成该制度。其次,从具体对象上看,图书馆资助制度由艺术振兴中心下属的图书馆资助委员会负责,资助对象为作家和译者。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的对象包括作家、译者、插画家、作曲家等,补偿发放机构有文学著作权协会、视觉艺术著作权协会与音乐著作权协会等。为弥合偏远地区与都市圈的公共图书馆、小众出版机构与大型商业出版集团间的差距,发行困难图书补助与发行困难杂志补助分别于1985年、1995年先后出台,共同组成资料采购补助制度。该补助制度的目的在于促进小众图书杂志流通,如面向身心障碍者或原住民的书刊都属重点资助类别。以上三种制度在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中发挥着不同作用,有力地支撑着芬兰的文化艺术振兴。

2 芬兰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的多维构成

吉科宁(Urho Kekkonen)总统于1956年执政后,芬兰开启了急速现代化进程。其时公共文化服务被视为社会福利制度的关键组成部分,相关法律、制度相继出台。《图书馆法》于1961年修订后,芬兰公共图书馆预算猛增。此后图书馆资助制度、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和资料采购补助制度先后落地,从不同维度贯穿了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传播全流程。

2.1 图书馆资助制度:从扶贫济困到注重促进

1961年,芬兰颁布《给予作家与译者特定资助金的相关法令》(*Act on Certain Grants and Subsidies to Authors and Translators*),规定在公共图书馆提供学术书籍与教科书之外的其他原创或翻译作品的无偿借阅时,作品创作者有权申请政府资助。该法令于1963年实施,1964年进一步规范,图书馆资助制度就此诞生。艺术振兴中心下属的图书馆资助委员会负责资助,委员会有正副委员长各1名,委员7名,多由作家和译者担任。除有固定工作或当年已获类似资助者不能申请外,申请资助还应满足创作者为芬兰国籍,出版过1部以上原创作品或译作并在公共图书馆提供借阅的条件。图书馆资助制度的年资助总额最初为上一年度全国公共图书馆经费总额的5%,1983年变更为全国公共图书馆资料文献采购总额的10%^[10]。资助分补助金和津贴两类,补助金用于鼓励一般作家与译者的创作活动;津贴则有福利色彩,供经济困难、身患疾病或失业的高龄作家与译者申请。图书馆资助制度出台初期,补助金与津贴的分配比例为4:6。随着芬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资助分配比例也随之变化,到1993年,补助金的比例升至92%,津贴的比例降至8%。图书馆资助制度实施至今,资助对象始终为作家和译者,只因图书资料是图书馆最主要的馆藏资源,作家、译者与图书馆的联系更紧密。该制度也在不断变动中,如对申请者“写作语言”“国籍”限制不断放宽,从1961年要求的“芬兰作家与译者”,

到1993年的“以芬兰语、瑞典语和萨米语创作,拥有永居权或长期居住于芬兰的作家和译者”,再到2002年“拥有永居权或长期居住在芬兰,对充实芬兰文化艺术有所贡献的作家和译者”。同时又逐渐收紧津贴的申请条件,如2008年规定只有因收入过低无法加入自雇人士保险或保险金较低的创作者才能申请津贴。可见图书馆资助制度的福利色彩随时代变迁而淡化,资助逐渐向新人和活跃创作者倾斜。2020年度数据显示,当年227位作家与56位译者获得资助,其中大部分为活跃的创作者^[11]。

公共图书馆深深嵌入芬兰人的日常生活中,社会各界都将推动公共图书馆的健康有序发展视为重要问题。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芬兰经济陷入衰退,公共预算遭削减、图书馆经费减少、图书馆资助制度也面临危机。私人基金会“芬兰文化财团”(Finnish Cultural Foundation)、文化团体“芬兰·瑞典文学协会”面向公共图书馆设立了“图书采购联合项目”。该项目由多元主体参与实施:财团提供350万欧元图书采购经费;一线馆员、文艺界人士担任顾问,为选书建言献策;图书馆服务公司或低价或免费承担配送业务。截至2011年,项目成功采购974,000册图书,缓解了公共图书馆经费减少的压力,促进了公共图书馆馆藏多元化,也直接推高了图书馆资助制度的资助金总额^[12]。

不过,图书馆资助制度已出现60年,虽经数次修订,但资助标准、经费来源等核心问题始终未变,这在芬兰社会引发了争议。图书馆资助制度的资助对象由图书馆资助委员会决定,且无需呈请政府批准。虽然资助委员会成员由行业团体推荐产生,且均为文学、翻译界知名人士,但资助标准不明,难免缺乏说服力。2010年,《赫尔辛基日报》曾提出质疑,并举出作品居图书馆借阅人气榜的作家没有申请资格,只出过1本诗集的作家获98,000欧元资助的不合理案例^[13]。因此,完善申请流程和资助标准,使图书资助制度更好地服务于文化艺术振兴将是下一阶段的改进方向。此外,芬兰创作者团体指出,图书馆资助制度的资

助金总额与上一年度的图书资料采购经费关联,存在不确定性。图书馆资助制度创立于芬兰向福利国家全面转型之时,公共文化服务被视为理所应当的福利内容,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采购经费必定会逐年增加,因此当时将图书馆资助制度的资助金额与采购经费关联,可以促成资助不断增加的局面。但1991年芬兰遭遇大规模经济衰退,其后政府实施紧缩财政政策,削减福利开支。图书馆资助制度的资助金额也连续四年减少,仅1995年就比上年减少7.4%^[14]。直到1998年芬兰再次修订《图书馆法》,公共图书馆作为保障信息与文化平等获取的重要机构的地位得到法律认定,经费才得到保障。因此,芬兰编剧协会提出应从图书采购经费中划拨部分经费组建专门基金,每年提取定额作为图书馆资助制度经费。这一提议也被教育文化部组建的工作小组纳入图书馆资助制度改革提案中,但提案未获通过^[15]。

2.2 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从被动接受到本土化改造

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即通用的公共借阅权(Public Lending Right)制度,以图书馆提供免费借阅可能影响销售,从而给创作者带来经济损失的假设为前提。芬兰公共图书馆的总流通人次、人均外借量都居世界前列,但公共借阅权制度的引入较迟。1992年欧盟颁布《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出租权、出借权及某些邻接权的指令》(EC92/100指令),要求成员国必须赋予权利人出借权,并将EC92/100指令转换成国内法。为顺利加入欧盟,1995年芬兰政府在《著作权法》中加入公共借阅权内容,但规定公共图书馆和学术图书馆无需支付补偿。这一规定引发质疑,使得公共借阅权补偿迟迟无法实施,2004年欧盟委员会特发通告要求改正^[16]。2006年芬兰将公共图书馆纳入公共借阅权补偿范围,2007年开始对公共图书馆内的图书、有声书、乐谱、CD等资源支付补偿金。芬兰的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不仅起步晚,补偿金额也低于其他北欧国家,为改变此状况,以芬兰文学著作权协会为首的文艺团体还发起了“书之生命”

(Living Books)请愿活动。该活动以“作者有生命,书籍才有生命”为口号对政界展开游说,随后法律界人士、出版商代表陆续加入。最终该协会主席海明-安提拉(Virpi Hämeen-Anttila)的“作者受益,读者才会受益,最终语言与文化受益”观点得到广泛认可^[17],芬兰的公共借阅权补偿金额提升到北欧平均水平,且补偿范围扩展至大学图书馆。2022年,芬兰文学著作权协会向12,029名创作者或亲属支付了8,686,482欧元补偿金,获100欧元以下的5093人,占比42.34%,获11,000欧元以上的有655人^[18]。

欧盟EC92/100指令颁布后,公共借阅权制度在欧洲迅速扩张。但芬兰文化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支持全体国民的独立创造活动”和“为全体国民平等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而独立创造活动的标志之一就是多样化。图书馆资助的对象是热心创作者或处于贫病状态的创作者,与之相比,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显然像“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做法。因此,芬兰对EC92/100指令做出调整,使之与本国文化政策理念、社会现实相匹配,如对公共借阅权补偿金预扣税,且发放补偿金的机构要收8%—10%的管理费等^[19];同时也吸纳创作者的意见,推广“作者受益,读者才会受益,最终语言与文化受益”的观点以弥合文艺界、出版界与公共图书馆之间的分歧。此外,因芬兰为多语言国家,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并未限定补偿作品的语言。

2.3 资料采购补助制度:“发行”“传播”双管齐下

在芬兰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中,资料采购补助制度关注公共图书馆与出版机构间的关联,一方面补助出版机构以推动小众书刊出版发行,一方面补助地方图书馆以推动小众书刊的入藏流通。该制度从生产传播链上的“发行”“传播”两节点入手,既促进小众书刊的出版,又保障小众书刊的流通不受地理限制。具体而言,资料采购补助制度可分为“发行困难图书补助”和“发行困难杂志补助”。

2.3.1 发行困难图书补助

在芬兰,发行量小且短期难扩大的图书被称

为“发行困难图书”,发行困难图书补助是为使此类图书更容易被公众获取,同时也为丰富公共图书馆的馆藏而设。发行困难图书补助从1985年起步,一直持续到2023年,除奥兰群岛外芬兰其他地区公共图书馆均可获补助,具体金额由图书馆所在地区人口数量决定。每年艺术振兴中心下属的文学评议会、公共信息委员会与通用语中心共同编制“发行困难图书书目”,芬兰境内出版的虚构与非虚构、芬兰语或其他语种(瑞典语、俄语、萨米语等)图书均可入选,每年入选图书约为500—600种^[20]。

“发行困难图书书目”每年向社会大众公开,从历年书目可知,同一出版社或同一作者的多部作品同时入选并不少见。而且,芬兰发育障碍协会、芬兰研究者协会、芬兰教育协会、青少年研究会等学协会关联出版社,以及专攻萨米族相关出版的萨米人议会都是书目中的“常客”。同作者与同出版社常年入选书目看似有碍公平,但涉足小众题材写作、出版与发行的作者与出版机构有限,应减少限制以鼓励其创作和发行。2019年,兼任特殊教育教师的作家拉杰拉(Perti Rajala)有五部面向智力障碍者的作品入选;同年,芬兰语教育者塔卡拉(Tuija Takala)、萨米族创作者艾基奥(Niilo Aikio)分别有四部、三部作品入选^[21]。小众题材图书很难畅销,给予补助能推动公共图书馆的采购,从而增强出版机构的出版意愿,既保障创作者的多样化创造权利,又丰富了图书馆馆藏。为简化手续,芬兰教育文化部还通过招标选定公司,专门负责发行困难图书的代订与代送。

2.3.2 发行困难杂志补助

发行困难杂志补助用于支持小发行量杂志的出版、发行与采购,除奥兰群岛外芬兰其他地区都可获补助。发行困难杂志补助按发放对象可分为三类:一是给杂志出版机构的发行补助金,二是给公共图书馆的订购补助金,三是给优秀杂志的“优秀杂志奖”。杂志出版机构向艺术振兴中心提交申请,记者、非虚构小说家和学者组成的文化杂志委员会负责具体遴选工作,入选出版机构可获发行补助金,订购此类杂志的公共图书馆可获

订购补助金。优秀杂志奖由文化杂志委员会自由指定,每年获奖杂志数量不定,但多为视觉艺术、音乐、文学等类型,最初奖励金额约10,000欧元/刊,近年来金额逐渐降低。

发行困难杂志补助的前身为1995年建立的文化杂志补助制度,其目的是通过补助杂志出版来扩展图书馆杂志订购范围,弥合不同地区图书馆的馆藏差距。补助发放对象为出版机构与公共图书馆,文化杂志委员会每年选定120—150种杂志发放补助,娱乐杂志、周刊和免费杂志不在补助范围内^[22];给公共图书馆的补助优先发给地区人口少于30,000人的小型图书馆,因为此类图书馆一般位于偏远地区,居民接触杂志的机会少。其后,因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对出版业的冲击逐渐明显,且民众的日常媒介接触趋于碎片化、浅表化,有深度的、小众的杂志生存尤为困难。进入2010年代,艺术振兴中心修订了补助范围,首先禁止线上线下同步出版的杂志申请补助,其次注重杂志是否有助于促进广泛的社会讨论,是否能持续提出多元化见解,即将补助范围缩小为有益社会却处于市场弱势的杂志。发行补助名单中的少数民族、宗教等小众题材杂志较多,原因在于公共图书馆倾向于订购文学类杂志,若无补助金支持,需求较低的小众题材杂志难以成为订购对象。芬兰教育文化部曾对出版机构进行问卷调查,半数以上机构表示不少杂志发行量极低,若无补助金补贴则无法维持^[23]。因此补助金不但能促进公共图书馆的馆藏多元化,对维持小众杂志的发行量进而支撑出版业的多样化也同样不可或缺。

3 芬兰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的价值取向

在欧美图书馆界有一定影响的《弗莱科报告》(Freckle Report)2020年版指出,虽不少读者已将亚马逊等购物网站当作书籍的主要来源,但公共图书馆仍保有较高利用率,是读者接触多样化书籍的主要渠道^[24]。芬兰的公共图书馆被视为联结多样化文化艺术产品生产与传播的关键节点,芬兰独有的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作为一项重

要的文化政策也大力促进了文化艺术的振兴。芬兰是典型的北欧福利国家,保障社会公众独立创作、平等获取文化艺术产品贯穿文化政策的理念。具体到芬兰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上,可以梳理出以下三点价值取向。

3.1 “变”与“不变”的结合

1960年代起,政府是文化艺术振兴“责任主体”的理念在芬兰确立,为文化艺术的创作者提供经济保障成为政府义务,相关法律、制度相继出台。1990年代前期芬兰遭遇严重的经济衰退,即使在失业率高达18%的1993年,芬兰政府的文化政策报告书仍明确了可对创作者的资助在形式上进行调整,但资助总额应不断增加^[25]。

芬兰公共图书馆的运营主要依靠财政拨款,也有针对少儿电子书、移动图书馆建设等的中央特别补助。艺术振兴中心也面向文学、艺术领域的各类创作者提供资助项目,如每年为500—600名创作者提供约1700欧元/月的免税资助,每年1000名的年金补助额度等。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也有“创作者经济支援项目”,每位因疫情影响丧失工作机会的文艺创作者可获2000欧元的特别经济资助^[26]。但在上述普惠性质的资助外,芬兰另设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只因芬兰对公共图书馆有着独特认知:公共图书馆是公众日常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公共文化机构,更是连接着表达自由与信息平等获取的文化基础设施。它们提供多样化资料,更与资料的创作、出版与发行相关联。因此,创作多样化是馆藏多样化的基础,在采购环节进行针对性补助,才能真正实现馆藏多样化,保障社会公众的平等获取。当然,政策、制度植根于国家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的制定与实施以芬兰社会多元主体的博弈与协同为基础,并随国际风向与芬兰社会变迁而演化。如随着芬兰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图书馆资助制度帮扶弱势创作群体的色彩变淡,促进创作的目的凸显。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一度被搁置,其后在认可创作者利益诉求的基础上,通过征税等手段使其与芬兰社会兼容。资料采购补助制

度随时代变迁而扩张,在扶持出版业抵御互联网侵蚀的同时,保证小众题材书刊的创作、出版与传播能够持续。芬兰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是“变”与“不变”的集合体,不变的是政府为振兴文化艺术的责任主体、公共图书馆是沟通文化艺术创作与获取的桥梁等理念,而补助体系的具体内容、实施细节则根据现实不断调整。

3.2 平等与差异化的平衡

芬兰艺术振兴中心通过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为公共图书馆实现馆藏多样化提供了持续的资金援助。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基于创作者、出版社、图书馆间的协同关系而成,受到公共图书馆界、出版界、文艺界,尤其是小众书刊创作者群体与出版机构的支持。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的经费来自国家税收,有区别、有侧重的分配本质上是对有限的资源加以合理分配,从而促进社会效益的更大化,这不仅是现实社会的需要,也实现了公正原则。小众书刊的创作者和出版机构、小型公共图书馆相对弱势,予以经费倾斜是为了实质上的公平。当然,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似,芬兰公共图书馆的热门借阅书籍也多为通俗文学作品,小众书刊的需求十分有限。因此,芬兰公共图书馆一方面坚持提供高品质、小众的图书文献,以实现公共图书馆保障多元化信息获取的目标;另一方面作为依靠地方公共预算运营、为当地居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也注重平衡“高质量馆藏”与“当地需求”,以实现最优效果。

3.3 守正与创新的统一

芬兰的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是为振兴本国文化艺术而设,该体系的包容色彩随时代变迁逐渐变浓。如今图书馆资助制度已无国籍或创作语言的要求,可见芬兰政府对“振兴本国文化艺术”的定义更加宽泛,申请人作品只要在芬兰产生影响,即是对文化艺术振兴有所贡献。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的观念在芬兰根深蒂固,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的引入并非易事。如今芬兰的公共借阅权补偿金额已与北欧其他国家持平,这也是公共图书馆界与出版界、文艺创作者团体之间不断深入对话的

结果。将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纳入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正是基于图书馆在文化艺术产品生产、传播流程中的桥梁作用,目的是弥合图书馆、创作者与出版界的分歧,实现新的联合。公共图书馆不是创作者与出版界的威胁,而是战友与支持者,在共同面对互联网海量资源的挑战中,出版界、文艺界与图书馆界的“三赢”才是主流。体系中的图书采购补助制度又是“桥梁”理念的进一步实践,发行补助与采购补助双管齐下,实现小众图书资料的“可被生产”与“可被看见”,使芬兰文化艺术实现深度、广度兼备的振兴。

4 芬兰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的启示

在芬兰,公共图书馆既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又是与学校并列的教育机关,肩负着推进文化艺术创造活动与保证文化艺术获取的重要任务,在文化政策中有着特殊地位。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中的三个制度对象不同、维度不同,但以公共图书馆为“桥梁”的理念贯穿其间,使其成为有机、完整的体系。芬兰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虽不能照搬到我国,但从中可得到若干启示。

4.1 加强政府的统筹规划

国家的文化政策是否健全,是衡量该国政府是否重视文化事业和保障人民文化权利的标志之一。芬兰的文化政策以“振兴文化艺术”为目标,将“支持全体国民的独立创造活动”和“为全体国民平等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有机联系,把艺术产品的创作、出版与传播视为完整链条,并以公共图书馆为链条关键节点构建补助体系。一方面为链条上游的创作者、出版机构提供经济补助,一方面为公共图书馆提供特别补贴,既促进文化艺术创作的独立与多元化,又保障社会公众对文化艺术的平等获取。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的立法宗旨为“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传承人类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提出公共图书馆应向社会公众提供普遍性、均等性服务,体现了平等、共享的理念。但公共图书馆提供文化服务只是实现

“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传承人类文明”等宗旨的路径之一。《“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的第六部分“繁荣文化文艺创作生产”和第八部分“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和实效性”聚焦文化艺术的生产和传播,一方面倡导高质量创作生产,繁荣文化艺术市场;一方面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以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27]。由此可见,文化艺术的创作、传播与消费各环节密不可分。从国家层面推动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向文化传播产业链的上游延伸,为图书馆加强与创作者、出版机构的合作提供政策指引,推动群策群力局面的形成,可以促进公共图书馆功能的系统化扩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文化艺术振兴。同时,政策中应留有灵活空间,允许甚至鼓励不同地区公共图书馆结合实际情况,活用当地优势资源开展各有特色的服务拓展。

4.2 秉持传承文明初心

从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可看出,保存并提供资料向来是图书馆的核心功能。如图书馆的英文 Library 源自拉丁语的 Libraria,而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的图书馆 Biblioteca 源自拉丁化的希腊词 Bibliotheca,两者都有“藏书处”之意。随着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文化娱乐方式的增多,以及信息获取途径的多元化,公共图书馆所处的社会信息环境经历着巨大变化。但是世界范围内图书馆所展开的各种服务创新,如提升图书馆员的核心能力、开展多元的阅读推广活动等,本质都是公共图书馆“提供资料”“促进阅读”核心功能的延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 2022》指出,公共图书馆是为人们提供信息和知识的中心,公共图书馆必须藏有并提供传统及其他载体的书刊资料,且书刊资料及服务是否高质量、是否满足当地需求、是否适合当地条件、是否反映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为重要衡量指标^[28]。芬兰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覆盖书刊资料的创作、出版和传播全流程,在流程关键节点提供经济资助,既繁荣了文化市场,又提升了馆藏的质量与多样化程度,有利于实现馆藏高质量和读者需求之间的平衡。中国国

家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图 8 位老专家的回信中强调了图书馆要践行“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初心,也指出推动全民阅读、更好地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等发展方向。公共图书馆既要积极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读者兴趣爱好,有针对性地优化馆藏资源配置,满足读者的需求。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馆员作用,并引入专家、学者意见以保证馆藏的品位,有意识地促进馆藏多元化。努力做到“提供资料”重通俗却不流于媚俗,“促进阅读”重推广也不忘导向,以此为基础促进全民阅读的高质量发展。

4.3 动员多元主体参与

芬兰的公共图书馆早已覆盖全国,且各馆都可提供较高水平的服务,原因之一在于芬兰有着社会共识,即公共图书馆的健康有序发展不能只靠政府唱“独角戏”,不同社会群体都应参与其中。以芬兰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的建构与实施为例,公共图书馆有地方政府拨付的充足预算,也有中央政府的辅助金,但艺术振兴中心着眼于公共图书馆的“桥梁”功能,又牵头架构独有的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芬兰的文艺界、出版界、财界、法律界与非营利组织等或推选评审专家,或提供专业建议,或发起请愿活动,或给予资金支持,共同推动补助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其既切实促进小众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流通,缩小不同地区图书馆的馆藏差距,也尊重与保护了创作者的合理经济诉求。我国《公共图书馆法》指出公共图书馆应提供普遍性、均等性服务,也强调结合当地实际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事业,促进公共图书馆均衡发展。我国应优化整合资源,一方面推动文化与旅游部联合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相关政府部门与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设立扶助弱势地区公共图书馆的项目并拟定发展方案;另一方面以公共图书馆为主导,积极吸纳文艺界人士、社会团体、商业机构等个体、组织与企业参与,促成多元主体共同推进公共图书馆健康有序发展的新局面。

5 结语

在芬兰,公共图书馆兼有教育机关、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文化艺术振兴据点等多重角色,既是保护文化艺术的重要机关,也是推行文化政策的重要载体。芬兰的公共图书馆补助体系植根于芬兰独特的语境之中,它由图书馆资助制度、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和资料采购补助制度组成,覆盖了文艺作品的创作、出版发行与传播全链条,是包含了多元对象、复合层次的制度集合体。图书馆资助制度和公共借阅权补偿制度通过给予资助金与著作权补偿,激发、保护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推动独立、多元的文艺作品生产;资料采购补助通过对出版社与公共图书馆的补贴促进小众题材书刊的创作、出版与传播,缩小不同地区图书馆的馆藏差距,保障公众对多样文化与信息的平等获取。三种制度的对象不同,侧重点不同,共同架构起价值取向清晰的有机体系,有力促进芬兰实现深度、广度兼备的文化艺术振兴。

参考文献

- 1 Rúska, B. Cultural Policy and Cultural Administration in Europe: 42 outlines [M]. Wien: Österreichische Kulturdokumentation, 1996: 21.
- 2 Opetus- ja kulttuuriministeriö. Kulttuurin ja taiteen rahoitus ja ohjaus [EB/OL]. [2023-01-06]. <https://okm.fi/kulttuuri/ohjaus-ja-rahoitus>.
- 3 Opetus- ja kulttuuriministeriö. Laki yleisistä kirjastoista [EB/OL]. [2024-01-06]. <https://www.finlex.fi/sv/laki/ajantasa/2016/20161492>.
- 4 Arts Council of Finland. Cultural Policy in Finland National Report [C]. Helsinki: Arts Council of Finland, 1995: 56-59.
- 5 吴建中,等. 开放、包容、共享: 新时代图书馆空间再造的榜样——芬兰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开馆专家访谈[J]. 图书馆杂志, 2019(1): 4-12.
- 6 王玲玲, 傅文奇. 芬兰公共借阅权制度评介[J]. 图书馆论坛, 2012(1): 172-175.
- 7 姚明. 国外公共借阅权的立法安排及其启示——基于丹麦等五国法律文件的实证考察[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21(8): 40-46.
- 8 Suomen yleisten kirjastojen tilastot [EB/OL].

- [2022-12-11]. <https://tilastot.kirjastot.fi/?or gs=1&years=2021&stats=1%2C100%2C101%2C104%2C107%2C108%2C109%2C110%2C111%2C112%2C115%2C183%2C256%2C272#results>.
- 9 Mäkinen I. History of Finnish Public Libraries in a Nutshell [C] // Dyrbyeeds M. Library Spirit in the Nordic and Baltic Countries. Tampere; Hilbolire, 2009: 118.
- 10 Tiina Käkelä-Puumala. Kirjastoapurahajärjestelmä; Yhteenveto nykytilanteesta ja kehittämishetket [EB/OL]. [2022-11-11]. <https://julkaisut.valtioneuvosto.fi/bitstream/handle/10024/75365/tr14.pdf?sequence=1>.
- 11 Taiteen edistämiskeskus. Kiirjallisuus [EB/OL]. [2023-01-01]. <https://www.taike.fi/fi/myonnetyt-apurahat/kirjastoapurahoja-27-miljoonaa-euroa-vuodelle-2020>.
- 12 Suomen Kulttuurirahasto. Kirjatalkoot [EB/OL]. [2022-11-26]. <https://skr.fi/kirjatalkoot>.
- 13 Kuukausiliite. Luetut ja tuetut [N]. Helsingin Sanomat, 2010-11-20(03).
- 14 Taiteen edistämiskeskus. Kirjallisuustoimikunta [EB/OL]. [2023-01-01]. <https://www.taike.fi/fi/web/kirjallisuus/kirjastoapurahalautakunta>.
- 15 Opetus- ja kulttuuriministeriö. Eräistä kirjailijoille ja kääntäjille suoritettavista apurahoista ja avustuksista annetun lain uudistaminen [EB/OL]. [2024-03-23]. <https://okm.fi/hanke?tunnus=OKM047;00/2019>.
- 16 Sanasto. Lainauskorvauksen historia [EB/OL]. [2024-01-01]. <https://www.sanasto.fi/nain-lainauskorvaus-nousi>.
- 17 Sanaston. Virpi Hämeen-Anttila; Kirja elää vain, jos kirjailija elää [EB/OL]. [2023-01-20]. <https://www.sanasto.fi/virpi-hameen-anttila-kirja-elaa-vain-jos-kirjailija-elaa>.
- 18 Sanaston. Sanaston joulukuun 2022 tilitys lukuisa [EB/OL]. [2023-01-30]. <https://www.sanasto.fi/sanaston-joulukuun-2022-tilitys>.
- 19 Sanaston. Sanaston joulukuun 2021 tilitys lukuisa [EB/OL]. [2022-12-05]. <https://www.sanasto.fi/joulukuun-2021-tilitys>.
- 20 Viimeksi päivitetty. Vähälevikkisen laatukirjallisuuden ostotuki vuoteen 2023 asti [EB/OL]. [2024-02-01]. <https://tjnk.fi/fi/ostotuki>.
- 21 Opetus- ja kulttuuriministeriö. Vuoden 2019 vähälevikkisen laatukirjallisuuden ostotukikirjojen luetelo [EB/OL]. [2024-02-05]. https://okm.fi/documents/1410845/4487613/Ostotukikirjat_2019.pdf/439881e8-aa30-6932-bd53-396475ee90e3/Ostotukikirjat_2019.pdf.
- 22 Opetus- ja kulttuuriministeriö. Kirjastojen hallinto ja rahoitus [EB/OL]. [2024-02-05]. <https://okm.fi/kirjastojen-rahoitus>.
- 23 Peltola H, Laaksonen L. Selvitys kulttuurilehtiä tilaustuesta [EB/OL]. [2023-01-15]. https://julkaisut.valtioneuvosto.fi/bitstream/handle/10024/160838/OKM_24_2018.pdf.
- 24 Coates T. The Freckle Report 2020; An Analysis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S, UK and Australia [M]. Aldeburgh; Tim Coates Books, 2020; 39.
- 25 Jacques R, Jaan K. Cultural Policy in Finland Report by the Panel of European Experts [M]. Helsinki; Arts Council of Finland, 1995; 51-52.
- 26 Taiteen edistämiskeskus. Taiteen edistämiskeskuskuuden vuoden 2020 apurahatilat [EB/OL]. [2022-12-15]. <https://www.taike.fi/julkaisut/taiken-tuki-taiteen-ja-kulttuurin-julkaisut/taiken-tuki-taiteen-ja-kulttuurin-edistamiseen-2020>.
- 27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的通知 [EB/OL]. [2022-12-25].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6/03/content_5615106.htm.
- 28 国际图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 2022 [EB/OL]. [2024-03-15]. <https://repositorio.ifla.org/bitstream/123456789/2081/1/ifla-unesco-public-library-manifesto-2022-zh.pdf>.

(时 晨 副 教 授 安 徽 财 经 大 学 文 学 院)

收稿日期: 2023-03-29